

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

邢文主编

Academy Translation Series
of International Scholarship
in Chinese Studies

Editor: XING Wen



简帛老子研究

〔美〕韩禄伯 (Robert G. Henricks) 著

邢文 改编

余瑾 翻译

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第2种

邢文/主编

简帛老子研究

[美]韩禄伯 (Robert G. Henricks) 著

邢文 改编

余瑾 翻译

学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简帛老子研究/[美]韩禄伯(Robert G. Henricks),邢文改编,余瑾翻译. -
北京:学苑出版社,2002.11
(学苑海外中国学译丛)
ISBN 7-80060-011-4

I. 简… II. ①韩…②邢…③余… III. ①竹简-《老子》-研究②帛书-《老子》-研究 IV. B223.1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07091 号

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:01-2002-7667 号

Copyright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*Lao - tzu Te - tao ching: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 - wang - tui Texts* (New York:Ballantine Books,1989) is held by Robert G. Henricks.

Copyright for the English language version of *Lao Tzu's Tao Te Ching: A Translation of the Startling New Documents Found at Guodian* (New York: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2000), is hel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.

学苑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万寿路西街 11 号 100036

E-mail: xueyuan@public. bta. net. cn

总编室电话:010-68281490 发行部电话:010-68279295

北京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32 开本 9.375 印张 220 千字

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000 册 定价:26.00 元

目 录

导论	(1)
上 郭店楚简《老子》	(3)
一 墓葬、年代及竹简	(4)
二 郭店《老子》	(5)
(一)《老子》甲组	(5)
(二)《老子》乙组	(7)
(三)《老子》丙组	(7)
三 分章符号与章节划分	(8)
四 几个有趣的例子:第 19、30 和 63 章	(11)
五 竹简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	(16)
六 竹简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	(18)
下 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	(29)
一 马王堆简帛	(30)
二 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与《老子》的其它版本	(31)
三 《老子》的哲学思想	(34)
(一)道	(34)
(二)归于道	(36)
(三)健康、长寿与永生	(40)
郭店楚简《老子》	(47)
《老子》甲组	(47)
《老子》乙组	(89)
《老子》丙组	(110)

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·····	(134)
德经·····	(134)
道经·····	(179)
附录·····	(227)
司马迁《史记·老子列传》·····	(227)
楚简《老子》与帛书《老子》、今本《老子》逐行比较表·····	(232)
参考书目·····	(280)

导 论

在中国现代历史上,似乎没有哪一场论战比围绕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持续的时间更长,参与的学者更多。这场数十位学者为之摇旗呐喊的讨论绵延了四十年,催生出洋洋洒洒近五十万言的论作。至今,无论在中国,还是在西方,这场论辩仍在继续。

——陈荣捷:《老子之道》,1963年

1973年,考古工作者在南中国腹地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珍贵的简帛材料,其中有两种版本的《老子》。该墓下葬于公元前168年,因而,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成为当时所见最早的《老子》版本。^[1]帛书《老子》在内容上与后世各本大体相同。尽管它们没有象通行本那样分章,^[2]但是,所有81章都如数在案。而且,除了三处例外,其章序也与通行本惊人地一致。^[3]我们通常把《老子》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分别称作《道经》(第1-37章)和《德经》(第38-81章)。帛书《老子》这两部分的排列顺序却全然颠倒。学者们对其原因的探讨至今仍未达成共识。由此而言,帛书《老子》应称为《德道经》而非《道德经》。1993年,在湖北省郭店墓出土了一种年代更早的竹简《老子》。这一发现比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更为重要,因为该书的成书过程是一个所有人都十分感兴趣的问题。竹简老子(这是中国学界的叫法^[4])的研究势必重新聚焦于一个曾在20世纪引起激烈争论的话题——我们现在所见的《老子》是在

何时,以何种形式成书的?

对此,中国学界的传统观点(也是西方汉学家的普遍看法)认为,此书是由一个叫老子的人写定的,他与孔子同时,生活在公元前 500 年前后。^[5]这种看法的主要根据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在公元前 100 年左右完成的《史记》中的《老子列传》一文。^[6]

在 20 世纪 20、30 年代,上述观点受到一批年轻中国学者的挑战。^[7]他们认为,《老子》显然成书于战国时代(公元前 403 - 222 年),绝不可能由生活于春秋时期(公元前 722 - 481 年)的孔子的同代人完成。^[8]很多人甚至论证,《老子》撰写于 4 世纪上半叶。^[9]

最有力的质疑来自刘殿爵 1963 年出版的译著《老子:道德经》。^[10]该书在附录 2《作品特点》中令人信服地指出,《老子》绝非成于一人之手,而是编纂之作。其文字来源驳杂,观点多样,仅仅因为使用了相同的词句而被合为一书。在漫长的历史中,众多编者将若干材料汇集成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 81 章。^[11]刘殿爵以第五章的前两部分为例证明:“这两段文字除了均提及天地外,没有任何联系。”^[12]在通行本中,这两段文字如下:(1)天地不仁,以万物为芻狗;圣人不仁,以百姓为芻狗。(2)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!虚而不屈,动而愈出。

关于成书年代,刘殿爵认为:“至迟在公元前 3 世纪之初,某种形式的《老子》就已经出现。”^[13]但是,刘殿爵的同代人,也是他在伦敦大学的老同事葛瑞汉却在晚年的一部著作中声言,《老子》是著写于公元前 250 年左右的一部匿名作品。^[14]

刘殿爵与葛瑞汉的观点至今仍在西方有很大影响。但是在中国,近十年来,传统的学术观点明显回潮。陈鼓应应在其关于《黄帝四经》的著作中断然宣称:“《老子》成于一人一时。”^[15]李学勤亦在某种程度上认为,马王堆的黄老文献是继承、发展《老子》而来的。李氏重新举出 20、30 年代学者首先提出的证据证明,孔子认识老子,并且批驳了《老子》中的某些观点。^[16]

上 郭店楚简《老子》

为什么竹简《老子》对我们探讨《老子》的成书年代如此重要？首先，出土竹简《老子》的墓葬年代在公元 300 年左右（关于此点的详细内容，见后文）。因而，竹简《老子》较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更为古老。郭店《老子》并不完整。这种现象使我们不禁猜想，今天所见到的完整文本或许在当时还不存在。此外，在出土的 31 章中，只有 16 章是完整的；其余各章，有些是丢句（将之与传世版本比勘而知），而另外几章的文字则全部是一章的开头或中间部分。很有可能，其它字句是后人逐渐添加上的。在简本中，通行本的第 64 章被一分为二：前 12 行为一章；另外 9 行（或 10 行）为另外一章。

有关郭店竹简《老子》最重要的一点可能就是，我们称为《老子》的 71 枚竹简，原本就根据竹简的尺寸与形制的不同分为三组，整理者分别为之定名为甲组、乙组、丙组。但是，三组简文均无篇题。这一事实似乎暗示，抄手认为，它们实际上是三本不同的“书”。其中的任何一组或者所有三组是否就是墓主及其同代人所称的《老子》？对此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丙组除了《老子》之外，还有 14 枚抄录了一篇阐述宇宙论文献的竹简，我们根据其首句文辞，将之定名为《太一生水》。

简而言之，三组郭店竹简《老子》提出的基本问题是：（1）它们是什么？（2）它们与我们现在称为《老子》的文献有何关系？（3）它们是《老子》成书过程中的哪个环节？

上述问题将于后文细论。现在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该墓葬的基本情况 and 竹简的出土位置，并仔细梳理每组竹简的内容，讨论简文中的符号和分章问题。

一 墓葬、年代及竹简

竹简《老子》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市郭店村 1 号楚墓。在战国时代,郭店是埋葬郢居居民的纪山墓葬的所在地。郢是古楚国的都城,位于纪山正南 9 公里处。荆门市博物馆馆长刘祖信曾参加郭店墓的发掘工作。他指出,在纪山,还有 20 多个墓葬群,共计 300 多座墓葬等待发掘。^[17]1993 年 10 月郭店 1 号墓的发掘并非是遵照一个长远的考古计划,而是因为该墓在近年多次被盗,被迫进行的抢救工作。当时,水正顺着一个盗洞流入墓中。^[18]

《文物》杂志刊载的《发掘简报》详细讨论了墓葬的年代问题,^[19]最后认定,该墓属于战国中晚期,即公元前 4 世纪末到 3 世纪初。墓葬在方向、风格和形制上均呈现明显的楚墓特征,因而其下葬年代应早于公元前 278 年——秦国于是年大败楚国,白起拔郢。但是,墓中所出随葬品的器形及其装饰纹样的艺术主题却反映了公元前 4 世纪末的时代特征,恰好与荆门包山二号墓(公元前 316 年)、江陵望山一号墓(公元前 332 年)出土的青铜器、瓷器相一致。^[20]

我们不知道墓主是谁。不过既然墓葬有封土,墓主就应该为贵族,而非平民。但是,葬具又只有一棺一槨——根据早期礼制,墓主应是最低级的贵族——士。

此外,我们还发现了一个可供推测墓主身份的线索。随葬品中有一个刻有“东宫之师”四字的耳杯。诚如李学勤所言,东宫为太子的居所,那么墓主极有可能就是太子的老师。^[21]如果我们的断代无误的话,墓主大概是考烈王熊完(公元前 262 年继位)或顷襄王熊横(公元前 298 年登基)的老师。

我们对墓主身份的推断恰好与墓葬出土简书的内容相吻合。郭店墓中没有其它楚墓中常见的日书、占卜记录和遣策。^[22]其竹

简组成的一套哲学藏书很可能即为教师所有。在出土的 800 余枚竹简中,有 730 枚简上抄录有文字,《老子》甲、乙、丙三组仅占 71 枚。专家们将其它竹简整理为十五篇文献,命名如下^[23]: (1)《太一生水》、^[24] (2)《缁衣》、(3)《鲁穆公问子思》、(4)《穷达以时》、(5)《五行》、(6)《唐虞之道》、^[25] (7)《忠信之道》、(8)《成之闻之》、(9)《尊德义》、(10)《性自命出》、(11)《六德》、(12-15)《语丛一、二、三、四》。

除了《太一生水》与《老子》属于道家文献外,其它材料大多为儒家著作。更准确地说,其中的八篇可能属于逸书《子思子》——这本孔子之孙子思(公元前 492-431 年)及其门徒的作品集在汉代尚存 23 篇。^[26]现为《礼记》篇三十三的《缁衣》长期以来被认做子思的作品。李学勤认为,《五行》的经文亦为子思所作,《五行》之传则出自其门徒之手。^[27]《缁衣》与《五行》二篇被编联在一起的事实印证了上述观点。^[28]《鲁穆公问子思》与《穷达以时》也被编联为一卷。子思曾为鲁穆公师(穆公卒于公元前 377 年)。^[29]此外,与《缁衣》、《五行》用简完全相同的《成之闻之》、《尊德义》、《性自命出》和《六德》四篇也结为一卷。^[30]

郭店简是一批极其珍贵的资料——不仅仅对研究《老子》的学者而言。从中我们可以搜检出大量子思的思想,梳理出孔孟之间(即公元前 5 世纪到 4 世纪早期)儒家学说的发展脉落。^[31]尽快得到这批新材料的释文和研究资料确为当务之急。

二 郭店《老子》

(一)《老子》甲组

在三组《老子》中,甲组的篇幅最长,共有 39 枚简。简长 32.3 厘米,两端呈梯形,两道编纶间距 13 厘米。由于竹简上既未标序号,也没有对顺序的任何暗示,我们无法确定原始简序。但是,当

一段或一章文字从一枚简尾顺抄至下一枚简头时,我们则可根据内容排定二者的先后顺序。不过,如果一章文字恰好结束于简尾,我们就无法推定其后承接的简文了。《老子》甲组中有5枚简以章首之文始录于简头,因而,39枚简可分为5个单元。我们精确排定了每个单元内部的简序。按照通行本的章号(竹简《老子》未标章号),各单元的章序如下:

第1单元(简1-20),始于第19章,继以第66、46、30、64(第二部分)、37、63、2和32章的内容。

第2单元(简21-23),起笔于第25章,接以第5章中间部分。

第3单元(简24),唯一的一枚简录写了第16章的前6行。

第4单元(简25-32),抄录了第64章前半部分,承之以第56、57章。^[32]

第5单元(简33-39),排列了第55、44、40和9章。

以上5个单元按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一书所示排列,而非其原始顺序。我们至今不知,这三组竹简是否是真的再分为若干单元以及各个单元的先后次序。换句话说,第19章未必就是《老子》甲组的文首,第9章可能也不是该书的末尾。这篇文章可能起笔于第55章、第16章,或是其它诸章。^[33](不过,如下所示,《老子》甲组可能终笔于第4单元或第5单元,而且,第4单元应该直接承继第1单元。)

至于每个单元内部各章(或是各章节文)的排列顺序,竹简《老子》则迥异于我们以前所见到的所有版本。^[34]各单元的章节是否是任意选取的?这是否仅为一本根据个人兴趣编定的文集,其篇序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?

上述猜想仅仅是最初的印象。事实上,正如王博所指出,郭店《老子》的每个单元都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论述。^[35]第1、4单元讨论治国之道;第2、3单元关注宇宙论——分析道的规律及其

与万物的关系;第5单元瞩目于修身,并兼及长寿、健康之法。

王博补充道,《老子》乙组也着眼于修身,而丙组——除《太一生水》外,则重新回到治国之术。读者在阅读本书时,应时刻留心这一提示。^[36]此外,我们应该进一步探讨各单元内部的章节顺序——这种特殊的排列是否自有含意? 这一问题是在研究中的盲点。

(二)《老子》乙组

《老子》乙组由18枚简组成,简长30.6厘米,简端呈直角,两道编纶间距13厘米。我们亦将之分为若干单元,尽管我们不知道这些单元原来是如何编联的。

第1单元(简1-8),始于第59章,继以第48、20章的部分内容,终之以第13章全文。

第2单元(简9-12),仅有第41章的内容。

第3单元(简13-18),起笔于第52章的中间6行,承之以第45、54章全文。^[37]

(三)《老子》丙组

《老子》丙组存简28枚,其中的14枚抄录了《老子》,其余的是为《太一生水》。这部分简长26.5厘米,简端成直角,编纶间距10.8厘米。上文曾提及,尽管整理者注意到《太一生水》为《老子》丙组部分内容的可能性,^[38]但是在《郭店楚墓竹简》中,《太一生水》仍被视作一个独立的文本。鉴于《太一生水》篇的简长、形制和字体均与《老子》丙组完全一致,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对上述可能性提出质疑。

第1单元(简1-3),由《老子》第17、18两章组成。

第2单元(简4-5),即今本《老子》第35章。

第3单元(简6-10),是第31章的缩写本。

第4单元(简11-14),为第64章的第二部分,但与《老子》甲组第1单元的相同内容版本不同。

第5单元(简1-8,见第13页),《太一生水》第一部分。

第6单元(简9,见第13页),《太一生水》第二部分。

第7单元(简10-14,见第13、14页),《太一生水》第三部分。^[39]

诚如上文所言,竹简原来未必遵循上述顺序排列。无论是学者还是读者,都应考虑尝试另外一种编联。由此,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种能够更加全面、深入地理解各种文献思想内容的编排次序。^[40]

三 分章符号与章节划分

刘向(约公元前79-6年)完成了将《老子》划分为通行的八十一章的工作。其子刘歆这样陈述父亲的工作:^[41]

校中老子书二篇,太史书一篇,臣向书二篇。凡中外书五篇一百四十二章,除复重三篇六十二章,定著二篇八十一章。上经第一,三十七章;下经第二,四十四章。此则校理之初,篇章之本者也。但不知删除是何文句,所分章何处为限。中书与向书俱云:二篇则未校之前已有定本参传,称《老子》有八十一章。共云象太阳极之数。《道经》在上,以法天,天数奇,故有三十七章。《德经》在下,以法地,地数偶,故有四十四章。

这似乎说明,八十一章的划分并非是根据思想内容和修辞节奏,而是出于阴阳的考虑:双九之积的八十一是一个完满的阳数。历史上,也曾有不少学者提出过其它分章方法。如,严遵(或称庄遵)主张分为七十二章;元代的吴澄(1249-1331年)认为合适的章数是六十八。^[42]不过,八十一仍旧是最通用的分章数,也为今天所见的大部分《老子》版本所采用。

我们现在来翻检一下,迄今所知刘向分章之前的几种《老子》版本。

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乙本中没有分章符号。但是,帛书甲本的第二部分中却出现了若干暗示章节起始的黑点(·)。这18个黑点大部分标写在通行本的分章处,不过也有例外:(1)第46章的前两行“天下有道,卻走马以粪;天下无道,戎马生于郊”被取出单独成篇。(2)第51章被一分为二(第1-5行和第6-10行);它们之所以合为一章,似乎因为均以“道生之”开头。(3)第52章的开头部分“天下有始,以为天下母”与“塞其兑,闭其门”以后的文句点断。(4)第72章的首行“民不畏威,则大威至”独立成篇。(5)第75章亦被分作两篇(第1-6行和第7-11行)。此二段也以相同的句式开头(“民之饥”和“民之轻死”)。很有可能,正如郭店竹简《老子》一样,帛书甲本的第64章也被分为两部分。不过,恰好在标写分章符号的地方(第10行开头处),缣帛残损了。^[43]

郭店《老子》中的符号共有四种:(1)两条短线构成的“=”为重文符号,表示重复其上的文字。当一句话或一行文字需要重复时,该句所有字下都会标以“=”。(2)一条类似连字符或破折号的短细线(—)通常在章节内部出现,用以区别不同的部分。其用法与出现之处与马王堆帛书甲本中的“/”符颇为相似。(3)小黑方块(■)大多置于章末最后一字下,意指一章之结束。(4)在《老子》甲组第9和57章末,出现了一个独特的符号“こ”。它可能表示整个文献中一篇的结束。^[44]王博认为,第1、4单元(收笔于第57章)合为一篇;第2、3、5单元(以第9章为终)则构成了另外一篇。^[45]对此,我深表赞同。

通常,各种符号能够帮助我们明了章节的划分情况。但是,很不幸,上文所列之符号并没有完成它们的使命。例如,在第46和30章,用于章内分节的“—”却成了分章符号。此外,符号有时会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,甚至被过度频繁地使用(见第15、30章注

释)。关于郭店《老子》分章符号的争论就由此而起。

如果慎重使用符号,并且留心文本中的其它暗示,^[46]郭店《老子》应该如何分章?现将我根据若干实例总结出的尝试性结论概述如下(对此问题的逐章分析参见附录二):

1. 若干章节显然已经完成。传世版本的其它各章也被视作“章”。总的说来,与传世版本相比,郭店《老子》在内容与长度上都更为单薄;不过,在大多数地方,二者的用词几乎完全一致,需要讨论的章节只有2、9、13、19^[47]、25、35、37、40、41、44、54、55、56、57、59和66章。需要强调的是,郭店《老子》仅有31章,其中只有16章是完整的,这一点绝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细节。刘殿爵认为,除了9、37、44和59章外,其它各章均为纂集所成。如果这种观点是正确的,那么上述四章在公元前300年以前就已经成文流传;事实上,很可能在公元前300年之前就已全部完成。^[48]

2. 有些章节在传世版本中被逐渐加长。这一现象尤见于第15、30、31、45、46和48章中。^[49]我们在传世版本上述各章的开头或结尾处找到了若干扩写的文字。在郭店本的第15和45章中,扩充的文字已著于简书之上,只是用符号将之与章节的主体部分区分开。

3. 有些章节后来被增加了不少内容,最终形成传世各本的规模。郭店本的第5、16、20、52和63章均不完整。第5章只有始于“天地之间,其犹橐籥乎”^[50]的中间几行。在传世各本中,这一段文字前承以四行,后接以两行。同样,第52章的中间几行(“塞其兑,闭其门”)构成了《老子》乙组的一章。但在传世版本中,该句之前之后各有4行文字。^[51]至于现在的第16和20章(其篇幅都相当长),我们只在郭店本中搜检出其开头的6、7行文字。而第63章的首尾各三行文字在郭店本中拼合成为一章。传世版本楔入其间的9行文字无迹可循。

4. 有几例两章被后人合为一章的情况。在郭店本中,今本的

第 64 章被清晰地一分为二；而且，我们在《老子》甲组和丙组中见到了两种版本的第 64 章后半段内容。第 32 章也属于这种情况：郭店本有符号点断于其前 4 行与第 5—12 行之间。这两部分可能因为符号错误而系连在一起。

5. 也有后人将一章劈为两章的情况。第 17、18 章在郭店本中显然为一章。而且，18 章的首字应为“故”字，恰与帛书本一致。

四 几个有趣的例子：第 19、30 和 63 章

郭店《老子》中的相当篇章与传世版本毫厘不爽，或是稍有差异。不过这些不同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们对文意的理解。当然，二者间也有迥然不同的地方。这正是我们研究工作的着眼点。下面即为我出现这种情况的三章所做的简要分析。

1. 第 19 章：郭店《老子》第 19 章极为重要。对此的讨论已为数众多。该章文字通常如下：

1. 绝圣弃智
2. 民利百倍
3. 绝仁弃义
4. 民复孝慈
5. 绝巧弃利
6. 盗贼无有
7. 此三者，以为文，不足。
8. 故令有所属
9. 见素抱朴
10. 少私寡欲。

长期以来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认为，第 20 章的首句“绝学无忧”应该是第 19 章的末句。“绝学无忧”恰好是与上面第 9、10 两行语法结构（动词—名词 动词—名词）完全相同的四字成

语。^[52]而且,既然第七句提到“此三者,以为文,不足”,就应该有三件事呈列于下。但是,郭店本第10行末尾标注了一个分章符号(■),后面继以第66章开头。而且,在《老子》乙组中(乙组第三节)，“绝学无忧”句确为第20章的首行。

但是,这并非郭店《老子》19章最重要的一点。我们更加关注第1、3、7行的用字问题。在郭店本中,“圣”作“支”;“仁”作“愚”;“义”作“慮”;“文”作“叟”。文物出版社的释文将“支”释为“辩”的通假字;“愚”是“伪”的异体字;“慮”训为“诈”(“慮”从且得声,且之古音同诈);“叟”训作“辨”。^[53]此外,通行本的第5、6行插入3、4行之前。于是,郭店本第19章简文如下:

1. 绝知弃辩
2. 民利百倍
3. 绝巧弃利
4. 盗贼无有
5. 绝伪弃诈
6. 民复孝慈
7. 此三者,以为辨,不足
8. 或令之有所属
9. 见素抱朴
10. 少私寡欲

“圣”与“仁义”均为儒家推崇的道德。孔子更是视“仁”为善端。校之以传世版本,郭店《老子》19章中全然不见上述各字,不禁使人震惊于其淡泊的反儒色彩。

这些变化反映了什么?我们应如何理解?我们不妨从这样的角度考虑:郭店《老子》是否就是为加强其反儒立场而修改过某些观点的《老子》的原始形式?传世版本所用之词是否还是原字?或许为了凸现该书的反儒立场,郭店本已被人修订过。不要忘记,同墓出土的其它文献均属儒家学派。^[54]